

晉綏日報

刊創日八十月九年九廿國民　第一六一四號　原名：抗戰日報

社報日綏晉：者版出　局郵國中：發行

通知

據草票額公佈年度一半一換，從四七年十一月一日起停用舊製糧草票，支付公糧、公草，同時因糧草票一律停止使用，不准再向各級地方政府發出糧草，前有各機關部隊未領四八年度糧草票者，希速前來領取，並發還以應時需用。特此通知

財政處

聶公厚兒：

神池縣虎北村人，現年三十三歲，一九三七年參加一二〇師獨立團，後改爲三五九旅××團十二連任文書，四一年在陝西固臨鎮曾寄過兩信，再沒音息。如有知其下落者，請來信告知，感謝之極。

父聶義和

鳴謝

上月中旬敝處不慎遺失保管表冊一包，被石西溝老鄉陳玄客拾得，將原物送還，特此登報鳴謝。

軍幹校供給處

九分區地方武裝游擊隊兩月戰績

殲敵七百解放村莊百餘

潛入我內地區之政治土匪已大部肅清

（新華社晉西南十七日電）九分區司令部公佈八、九兩月戰績稱：八、九兩月份，我九分區地方武裝及各游擊隊（民兵未計），共作戰卅五次，殲敵七百餘名，其中斃傷敵二百六十一名，生俘敵四百四十二名，繳獲槍十七挺，步馬槍二百七十支，手槍七支，擲彈筒四個，電話機一部，三八式子彈七千餘發，先後攻克據點四十、杜家成等據點，使洪濤得解放，臨區百餘村莊得解放，在九分區門爭形勢已不利於敵的情況下，一年多來，九分區門爭形勢已至今不優勢地位，內地政治土匪大部肅清，邊沿吉縣、汾西、靈石敵人，在我沉重打擊下，洪趙一帶保警隊全部解散，一部分閻匪已流竄於石口一帶，臨汾三十團殘匪亦有一部分潛伏於石口一帶山中，除以地方武裝及永和殘匪四十餘人外，並組織武裝遊擊清剿外，民兵配合爭取瓦解，已發動羣衆進行土地改革，則爲消除殘匪分散潛伏之基本工作。

興縣胡家溝

群衆審查共產黨員

並將貧農會及農會也加以改造

（本報訊）興縣胡家溝公開全村共產黨員，交給羣衆審查，並重新改造貧農會及農會。該村農民學習「告農民書」，一面討論，一面逐條檢查本村工作，先作貧農討論，再由農會討論，現已將黨、貧農會及農會審查完畢，即將改組民兵，並繼續徹底打垮地主威風，消滅封建。茲將該村農民羣衆審查黨員、貧農會員及農會會員的情形刊登如後：

首先是審查貧農會員，當讀「告農民書」至「貧僱農」一條時，大家提議立即審查自己是否合格，有人說：「大家看誰不夠格吧！」立即有人反對說：「這個搞法不全妥，最好找出標準，夠不夠格就能比出來了。」結果將與底開、白補地等四個除出貧農會，因爲底門爭地主不堅決，最初還替他說人老實，後來發現他思想上有問題，大家說他是一落後的尾巴，不起作用了。」白補地對甚也不表示意見，地主或富農講話時，他卻咄咄是聽，大家說他「損害貧農會的威信」。（一）成份是赤本貧農，（二）門爭地主堅決，（三）思想正確，立場站穩。結果胡二年、劉再臨、白長戶三人被吸收爲貧農會會員。胡二年貧苦有饒，但過去好表現自己，火氣很大，現在虛心的多了。劉形臨「平常不講話，一講就正確」。白長戶過去與個幹部接近，大家認爲他是「跟幹部的鬧子」，現在查明他有甚說甚，有窮人思想。過去的幹部問題不應由他負責。

接著審查農會會員，羣衆開除了十一個不起作用和自私自利的人。如胡榆明，大家說他「不和窮人在一起，」白補地和劉連川又被開除出農會，大家認爲他們「對自己有利的就幹，沒利的就不積極。」一「當面不講，背後亂嘰吵。」

（編者按：農會是包括貧僱中農的羣衆性的組織，它不同於黨，也不同於貧農會，農會的領導者是要具備嚴格的條件，而農會會員，只要是貧莊的基本羣衆，又願和地主封建堅決鬥爭的就行了，至於有些自私自利或不起作用，我們認爲還是應該爭取教育的，是否即開除會籍，應加考慮。）

最後是審查黨員，當讀到審查黨員時，少數人說：「別的事咱能知道，黨內的事咱甚也聽不得，怎審查呀！」一但很多人說：「好人壞人咱們總能分辨，一樣能審查。」這時領導上即將全村黨員十二人名單公開。在羣衆眼光中，這十二人中，有的大家早想到他是個黨員，有的卻出乎意外。另外有些人大家以爲是黨員，不想黨員中沒有他（如民兵分隊長胡巨堂，甚爲好，卻不是黨員）。審查結果，將劉初生、劉先民、趙拓生三人開除黨籍。劉初生原係本區（興縣二區）區委組織部長，今夏審幹部時被羣衆撤職，現在羣衆更嚴格批評他「過」比「功」多，「作風不好」，「門爭地主不堅決」，「不夠黨員條件」。會上有一人提議保留他的黨籍，胡二年說：「一個幹部不跟羣衆鬥地主還算黨員嗎？劉初生以不如一個老百姓。」主席問：「是讓他站過（即留黨）？還是休息（即開除）？」大家吼道：「讓他休息吧！」劉先民在今夏審幹時被羣衆鬥爭過，但沒接受羣衆的「告農民書」中的「大公無私，艱苦勤勞」說：「他條條都不夠」。至於趙拓生也不像一個黨員，他常對人說：「當黨員有甚好處？還不如一個老百姓。」他原先以爲入黨吃得開，入黨後卻要「吃苦在前」，因此很失望，羣衆叫年乾脆讓他「休息」。此外，又有三人（內女黨員二人）被決定「看上他三個月」（即留黨察看三個月），如孫五兒（女），開會老是不到，因對幹部有意見而影響對組織不滿，有人主張開除，但大多數人不同意，認爲領導上也應當負一部份責任，不夠開除條件。現在該村羣衆正在醞釀介紹積極的人入黨。

在前幾天會議上，不論白天夜間，羣衆情緒都很興奮。被開除出農會及貧農會的人，一時情緒不高，表示很難過，要求留在組織內「試驗」，但羣衆告訴他們：「只要你們改過，將來還可以再加入。」（苏）

通知

一、目前天氣寒冷，各地正進行秋收，但因連日降霜，莊稼仍凍死不少。我邊區各機關部隊應緊急動員起來，暫時停止一切可以稍緩的工作，盡量抽出人力幫助駐村及附近的貧苦羣衆搶收。這是關係到救荒救死的大事，各機關部隊負責同志應認真抓緊領導進行。

二、在不妨礙秋收條件下，應佈置學習以下的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公佈中國土地法大綱的決議與中國土地法大綱、晉綏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告農民書、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國人民解放軍口號、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並向羣衆宣傳。

中共中央晉綏分局　十月十八日

皖北、山東、豫西、皖西

我軍連克八座縣城

（新華社各前線十七日電）各地人民解放軍連克縣城八座。陳粟大軍於十四日解放皖北之霍邱，繼殲大隊一個排，生俘二十五人，繳步槍十八枝，衝鋒槍、擲彈筒等，接着於十五日又攻克皖北之六安縣城，守敵潰逃，我正猛追中。

山東人民解放軍某部於九日收復博興、青城兩縣，殲匪十二師三三五、三三六兩個團及土頑，九日我某部襲擊後，會繞道往臨邑，縣城亦爲我光復。在陝縣大軍前后，我陳謝大軍於十三日進襲伊川縣城（洛陽南八十里），守敵北竄，我即佔領該城。我健兒另部於西南九十里之宜陽縣城亦再克，生俘敵三十餘名，繳獲步槍六十餘支，輕機槍三挺，殲滅騎兵一部，俘敵五十餘名，繳獲輕機槍四挺，步槍三十餘支。

保衛獨立主權的旗幟 牢握在中共的手中

馬西努「雙十節」發表評論稱

（新華社陝北十七日電）莫斯科廣播電台於十月十日廣播評論員馬西努「評雙十節」一文。該文首先指出：中國的辛亥革命，是有着重大意義的民主革命運動，但滿清雖被推翻，中華民國雖然建立，而封建勢力與帝國主義勢力依然統治着中國。中國過去的卅六年，是「愛國民主力量反對內部反動勢力和反抗外國侵略不斷鬥爭的年代」。該文指出，中國人民推翻滿清統治，曾費時二百六十年，但僅僅十四年，就擊敗了遠比滿清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汪精衛的奴役統治，其原因，「最主要的就是中國人民愛國的民主力量已得到強大的支柱——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中共自二十六年前誕生的頭一天起，就表示出他們是爲中國人民爭取自由與獨立鬥爭中的先鋒，是這種鬥爭的鼓勵者和組織者」。中共曾英勇的領導中國人民擊敗日寇，但日本剛垮台，『便出現了新的侵略勢力，美國同樣打算以「以華制華」的手段來統治中國，他們利用國民黨反動派挑起內戰，國民黨反動份子爲換得其幫助，將國家主權全交給其外洋老闆，將中國一切地下財富送給他們。』

該文稱：由於中國人民的覺醒程度提高，有組織的民主力量的團結與鞏固，更由於中國人民有了強大武裝力量——人民解放軍反對外國侵略者，在美蔣在華開始戰爭以後，僅僅兩年，中國局勢已發生了根本變化，「中國民主民族革命正在完成其最後階段。客觀因素是對爭取和平獨立自由的民主力量有利的，保衛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旗幟，牢牢的把握在經過二十六年考驗的中國共產黨強有力的手中，在這個旗幟下，正在動員與團結一切民主愛國的人民，展開了大反攻，並且到處都表示出自己的優勢，表示出超過美國老闆蔣介石匪幫的反動軍隊的力量。」該文結論指出：「反動軍的失敗，就是美國擴張勢力野心家的失敗，這正是將要到來的中國民主事業獲得勝利的保障。」

來電更正

（新華社綏蒙電）石玉山寨村民維持一稿（編者按：已刊登於十八日本報一版）事實有出入，可不用，如已用時，請將該篇七個行政村民掠糧等一節刪去。（十八日）

農民找農民宣傳土地改革
從找窮根吐苦水進入清算
嶇縣東野莊

（晉綏訊）一區東野莊行政村，在前後沙城、上下獸豁、大牛僚五個村的弧形包圍中，工作團在周圍村莊發動羣衆的情形，經過親朋等關係漸漸斷續的傳播到東野莊羣衆中，東野莊的貧苦農民與上述村子農民在地裏勞動碰到的時候，常常打聽這些村莊農民翻身的事情，和工作團的情形，六七月間各村借鬥爭勝利的消息傳到東野莊無根吃的赤貧農中，他們三五成羣的在一塊嘀咕，希望工作團去領導他們鬥爭地主。八月裏上下獸豁、大牛僚、前後沙城先後開起鬥地主大會時，東野莊有些羣衆參加了鬥爭之後，在貧苦農民中更引起鬥地主的要求：「快到冬啦，工作團甚還不來？」「去年後閙好（指撤大樹），今年要好好的閙一下……」工作團同志接受羣衆要求，馬上從前後沙城抽調了七個幹部，派往東野莊。第二天即召開全村大會，宣傳土地改革政策，介紹前後沙城羣衆翻身鬥地主的經過情形，大會後各閭召開中貧農會議討論土地改革問題，接着就個別訪問僱貧農，在各閭召開僱貧農會議，會上大家一致提出：「去年對地主是在火爐上接烤了些枝枝，稍上拔了一根毛」，「鬧出的一點東西得叫『二路人』（指幹部）卡啦（指騙取果實）。」工作人員接受他們的批評，爲羣衆撐腰，說明一切由農民作主，由農民當家，並鼓勵他們繼續提意見。接着在各閭僱貧農會上，又提出農會主任李三索是個破產地主，又是地主的狗腿，吃了地主的錢，把好多地主劃成中農，民兵中隊長趙二娃在大牛僚敵據點當了八年僞軍，現在村裏包的破鞋，貪污敲詐老百姓。貧苦抗屬提出過去的村長現在的村主任趙貴貴，貪污優抗麥子穀米，而給抗屬發半斤帶廿塊餅乾；並對去年的工作團提出意見，最不滿意的是去年工作團燒了村會（即村公所）上的賬，因賬上地主老財都欠有一百、八十的款項，窮人作工都存有十塊八塊的工錢，被他們一火把窮人的賬可都燒了，沒有燒了老財的賬，還有去年工作團的徐某穿了鬥出的一條褲子。僱貧農情緒非常高漲，他們積極自動的找來參加會的貧苦農民開會，向中農宣傳。

全村展開了訴苦運動。開始訴苦時，羣衆因急於鬥爭，大部份只單訴地主對他們直接的剝削，並存在着按帳算賬的思想（去年撤大樹時遺留下關係分鬥爭果實的思想的影響）。後來用算剝削賬的辦法（找窮根），提高了農民的階級覺悟，使訴苦很快的深入了一步。有很多貧苦農民常訴的哭起來，貧農李潤丑訴到他父親當一輩子長工，死了赤身落席捲埋了，就哭起來了，王成成訴到他母親討飯吃，也哭不成聲。李合合說：「地主李林兒還是我本家六哥哩，我給他扛長工『吃攬子』，把衣服剝嚼不說，餓了連口窩窩都不給吃，只得吃上咱那糟糠餅給他受，地主們爲恩嗎？」與訴苦同時，各閭產生了貧農小組長，最後選出全村十二個農民代表，組成全村農民翻身鬥地主的領導機關，全村又重劃分了一次成份，於九月二十三日開了全村大會向地主階級清算，第一天大會就有一百來個農民，控訴了地主階級剝削壓迫農民的罪惡，會後羣衆在街上一大羣一大羣地一起嘀咕着：「如今的世事翻過來了！」「東野莊是咱貧苦農民的天下了！」（幼宣）

岢五區一千八百名婦女
爲前綫趕製棉衣棉被
半月完成棉衣二千五百套、棉被八百套、襪子七百雙。

（岢嵐訊）五區各村婦女，爲反攻大軍日夜趕製棉衣。在近半個月中，一千八百個婦女，就趕起棉衣二千五百套、棉被八百套、襪子七百雙。安吉村貧農周三，在翻地回來做了飯以後，還叫他婆姨擠出時間給前方戰士縫棉衣。

古城村貧農張二禿家婆姨，把撥下來的舊花襖內的羊毛撕去，給添上六兩棉花，她說：「咱隊伍在外面冷，咱們總是在家裏。」三井村一百多中貧農婦女，除自己縫棉衣外，還幫助某部縫衣工作組的同志撿棉花。（高明、劉文通、史尙山、路崇文）

三分區機關部隊
民主審查成份純潔組織
把混入特務連和紡織廠的地主王龍、趙書甫清洗出去

（三分區訊）三分區機關部隊，民主審查成份以來，提高了幹部戰士的階級覺悟，特務連於九月三十日，召開大會把混入該連之地主王龍開除軍籍。十月五日分區紡織工廠也將混入該廠的地主趙書甫開除，交羣衆處理。王龍二十歲，離石五區嚴村人，家庭是地主，本人會在敵僞中學唸書。離石解放後，投機混入新政權當了西嶺底村小學教員，在當教員期間，命學生們翻地收下後食個人享受，和二流子姦婦勾姦，私開賭條，把他岳父（也是地主）放跑。今年動員新戰士時，混入特務連，在連裏表面裝積極，暗裏與富農份子郭正芝等私人關係挑撥班內團結，爭不起工農出身的戰士，最近看到羣衆清查階級異己份子運動日益發展，王龍即準備逃跑投敵，把自己的被褥等寄到親戚家，其他用品變賣成錢，共準備下白洋二十元。全體軍人大會上一致意見，將王龍開除軍籍，當場撕了軍帽，脫掉軍服，並送交政府轉交羣衆處理。地主趙書甫，分區紡織工人，係臨一區趙家岔人，是某旅逃兵，今春怕歸隊，混入工廠，在請假探家時，正遇羣衆清算他家，他把財物隱藏起來，反叫村中當抗屬優待，在全廠工友大會上，把他開除出廠，送政府轉交羣衆清算。（陳鼓山）

「定南」部組宣傳組
一面幫助農民秋收
一面宣傳「告農民書」

（本報訊）「定南」部全體人員組織五個宣傳小組，深入駐地附近各村，白天一面幫助農民秋收，一面解釋「告農民書」的內容，夜間召開農民大會，向羣衆宣讀。宣傳組的人選，特別注重從貧僱農成份、思想正確、立場堅定的同志中挑選。（袁因）

范拴元騙取「殘廢證」
冒充榮譽軍人欺壓群衆
已被嵐縣東村羣衆扣押處理

（嵐縣訊）東村羣衆扣起橫行霸道冒充「榮譽軍人」的范拴元，除向他追回騙取的「殘廢證」外，還要他退出被優待了的東西。按范拴元是小商成份，現年二十三歲，四〇年給地主蘇發元的兒頂兵，參加了晉一師，當勤務員、衛生員、通訊員、戰士，一貫調皮搗蛋，四五年我大軍北上，留他在嵐縣中寨一帶養傷生病時，他嫖破鞋染上梅毒，後調回衛生隊，天天要求復員，後又偷劉教導員的衣服等物，罰他上前線，仍不改悔，又在禁閉室中用針把自己的一隻眼戳瞎，被開除軍籍。接着他又跑到陽曲找到他哥哥范增光（該縣組織部長），騙說他是復員了，還有殘廢證被土匪在路上搶走了，范增光即向陽曲縣府給他補了一張二等殘廢證和幾百斤米。今春回到東村，一開口就說他革命堅決，在[illegible]作戰打壞了一隻眼（指他自己弄瞎的），那裏是[illegible]，任意罵人，抽打村幹部，調戲婦女，抽打貧農張元柱，吃了小販四元的梨，四元向他要錢時，他說：「看看就給錢吧！」還打了四元一個。范某更公開替地主楊崇岳保存七百多斤穀米、四石糜子、一石六斗黍子、兩件襖子等，羣衆把地主楊崇岳的孫媳婦禁閉起後，他引誘人給送餅子吃。他竟和大漢奸又是殺死他岳父的地主的女兒結了婚，直接破壞土地改革，羣衆要求處理。九月十八日，自動把范拴元扣起，前後開了六次會，除向范拴元收回他騙走的「殘廢證」和吐出優待過的東西外，還要他與地主女兒斷絕夫妻關係，並退出羣衆的果實，被他欺負打罵過的農民也當場出了氣恨。（嵐縣工作團）

簡訊

交城營立村地主馮如龍，於九月二十二日夜逃跑，九月二十七日晚，被王子莪民兵查獲，交政府給村處理。（栗龍、德斌）

聯合鬥爭中的點滴經驗
汪濤

半個月來，高家村行政村進行了十餘次對地主、惡霸的聯合鬥爭，規模的大小係根據具體的鬥爭對象，有的是兩個支點七八個自然村的聯合鬥爭，有的是以支點爲單位（三四個自然村）的聯合鬥爭，有的是附近兩個小村莊的聯合鬥爭。每次鬥爭都是聯合進行一天，如清算財物問題一天解決不了的，均由各自然村自行繼續解決（一般是晚上村農會上解決）。這樣可節省時間，而且能在較短時期內使全行政村的羣衆運動普遍的展開。聯合鬥爭中我們取得了下面幾點零碎經驗：

一、聯合鬥爭是發動與組織山上小莊羣衆的最好辦法之一

我們這次鬥爭，一般是先從川地大村開始大聯合，以後再進行各支點或附近小莊的小聯合鬥爭，山上小村的羣衆經過大村的聯合鬥爭的鍛鍊與教育之後，覺悟提高很快，鬥爭勇氣更壯。如容白村莊——西吉村羣衆這次參加大村的聯合鬥爭回去後，受壓迫最甚的貧農生明老漢說：「看了高家村的會，農民的『神氣』（羣衆力量的意思）可威嚇！咱也該鬥了，咱村要開會，我就頭一個說。」「咱老鄉親們敢鬥宋鋪兒（惡霸富農），你們後生家們討論宋鋪兒」全村羣衆要求把村裏的地主、惡霸扣起；接着農會討論了：「咱鬥爭也要外村的老百姓來幫助，給鋪兒狗日們看看咱農民一家人的力量大，可是咱村人都要自已來訴苦鬥爭，不要光別村的人鬥，咱不說話不是不對，人家走了鋪兒還不是鬥倒咱們」，以後聯合鬥爭鋪兒家，西吉羣衆都訴了苦，把宋家惡霸鬥倒了。其他如四坪、呂家灣、周家旅窑村羣衆參加附近大村聯合鬥爭後，回去自已進行鬥爭都比較徹底，原因都是經過大村聯合鬥爭的鍛鍊，並接受了聯合鬥爭中的經驗。

二、聯合鬥爭懲辦惡霸應該在惡霸所在村進行鬥爭，處理上更應尊重本村羣衆的意見。

馮家莊羣衆準備聯合鬥爭該村罪大惡極的惡霸劉孫奴大（破產地主）時，工作團提議把孫奴大帶到高家村來大聯合鬥爭，但馮家莊的羣衆不願意，主張孫奴大應在馮家莊小聯合鬥爭，理由是外村羣衆受孫奴大的壓迫不如本村羣衆痛切，在本村鬥爭能鬥徹底。以後在高家村聯合鬥爭蘇家塔惡霸劉牛黑流（破產地主）時，會上蘇家塔一部份羣衆主張將黑流嚴厲懲辦，但外村羣衆不贊成，蘇家塔羣衆很不滿意，埋怨大村羣衆包庇黑流，後來高家村農會代表會上進行檢討：覺得應該尊重他本村羣衆的意見，便決議將黑流帶回蘇家塔，由該村羣衆重新處理，這樣蘇家塔羣衆才滿意了。

三、聯合鬥爭中常因農民間發生的問題模糊了羣衆的階級觀念，並引起村與村間的意見，工作團應善於掌握領導。

如趙家川口聯合鬥爭該村地主王炳義時，石迎村貧農白侯鴻在會上提出：「四一年王炳義混入新政權當村主任時，村裏負擔不公。」因爲王當主任不是四一年的事，川口羣衆便說：白侯鴻是亂說事實，並要求要捆起他。工作團同志出來提醒了大家一句：「咱們今天是『鬥爭』貧農還是鬥爭地主？」這樣羣衆才轉向鬥爭王炳義。又如高家村聯合鬥爭該村地主白鳳山時，張家塌貧農劉保女正向白鳳山訴苦時，高家村有人提出：數年前白鳳山的兒子白久煥從部隊上開小差回來藏在山裏，劉保女曾給他偷送過飯，並追問劉保女是不是給白鳳山埋藏財物？當時劉保女不敢承認以前給久煥偷送過飯，地主久煥就乘機出來陷害他，說劉保女確曾給他偷送過幾次飯。接着高家村有人又提出：「劉保女連送飯的事都不敢承認，替白鳳山埋藏東西更不敢承認」要求將劉捆起來，當時，工作團同志鼓勵附近羣衆在會上提出劉清門爭對象問題，才把保女釋放了，並回過頭來鬥爭白鳳山。劉保女是張家塌的農會代表，事後張家塌羣衆對捆了他村代表這件事很不高興。這個問題在準備行政村農會代表會上進行檢討，但常常工作團也誤解了羣衆路線，未及時正確的提出意見（以爲提出意見就是「包辦」）或發動羣衆提意見，因此招下了上述的惡果。

四、聯合鬥爭的主席團要事先選出，以便充分準備，注意大小村團結等問題。

從上述一些例子中，說明聯合鬥爭中往往容易發生村與村間的關係問題，而聯合鬥爭中村多，羣衆多，主席團[illegible]選出的，事先對大會[illegible]出的主席團無法充分[illegible]些意外問題。最後一[illegible]起聯合鬥爭中主席團[illegible]各村主席團人數，由[illegible]並研究開大會問題，[illegible]得比較好，就是因主[illegible]前西吉與高家村農會[illegible]

李人林將軍談蔣後見聞
江南蔣匪兵力空虛
江南人民熱望與愛戴解放軍

（新華社鄂豫皖前線十七日電）前線記者王匡報導：堅持蔣後游擊戰爭威震大江南北之李人林將軍頃對記者暢談蔣後見聞。李將軍首稱：「此次南征北返，印象較深的是作爲蔣匪後方的江南，異常空虛。我部是一月間南渡江的，路經鄂南湖西之公安、澧州、石門、五峯、長陽、慈利、大庸、桑植、保靖、鶴峯、宣恩等十餘縣，行程千餘里，未曾遇到蔣匪的一個正規兵丁的抵抗，我們大搖大擺的，要到那裏就到那裏。一直等到今年四月間，蔣賊才發覺氣力，東湊西拚的調來了五十二師三十三旅和四川潘文華的幾個團，其實這些不過是新補充的老弱步兵，戰鬥力比區警武裝也強不了許多。我們在回路上撞興的大堰塘一役，一碰就俘掠他一個營。從此，蔣匪軍就害怕和我們接近。」李將軍繼稱：「我們過江時是從江陵的郝穴南渡的，這是長江北上的一個重鎮，未有任何正規兵丁把守，僅有的一個保安分隊和一個鎮公所，全被我解決了。我們從江南完成既定任務北返時，是從枝江縣城渡江的，在那裏，只有一個縣政府的殘餘武裝向我軍抵抗，我軍將他消滅後，即安然北渡。於此，可見蔣匪的後方空虛到什麼程度了。」記者詢以長江沿岸蔣匪之設防情形，李將軍幽默的說：「還叫做防不勝防，試問，由上海到巴東數千里長的江岸線，渡口這樣多，船隻又便利，怎樣佈防呢？爲什麼去佈防呢？如果以橫渡長江與橫渡天險的黃河相比，前者顯然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我們一年來的來去自如，便是明證。至於近來京漢一帶蔣匪吹噓什麼「江防鞏固」云云，不過是一種自欺自人之談，只是表現其空虛和恐懼而已。」最後，李將軍原述江南人民對解放軍的熱望稱：「江南人民對解放軍非常熱望與愛戴，這不但是他們有革命的傳統和我軍的紀律嚴明與批評，給老百姓所留的良好印象，更重要的，是我們摧毀了吮吸人民脂膏的蔣家鄉保政權，使人們用不着再受四大家族出丁出糧。很多被「預徵」入伍的壯丁，聞悉我軍到達，即前來要求予以保護，有些農民還派人前來要求我軍到他們附近去駐紮。」

豫西我軍三週戰果
攻克八城殲敵六千餘

（新華社豫陝鄂前線十七日電）陳謝司令部頃發表第十二號公報，公佈九月二十日至十月十三日綜合戰果稱：戰鬥在東起偃師西至商南六百里長之戰綫上進行，連續解放商南、偃師、孟津、伊川，再克新安、嵩縣、伊陽、宜陽，共八城及重要村鎮百餘處，殲滅蔣軍十五師六十四旅全部，第一師一六七旅五零一團第一營，二零六師一旅二團第二營等部，並予蔣匪三十八師十七旅五十團、二零六師一旅第一團以殲滅性打擊。據不完全統計，毙傷敵十七旅五十一團團長鄭挺鬪以下一千九百餘名，生俘六十四旅少將副旅長王文才以下四千一百七十名，合計六千零七十名。繳獲山砲兩門，迫擊砲及六零砲二十三門，各種機槍一百三十餘挺，步槍一千六百餘支，子彈十萬餘發，汽車十九輛，電台五部，電話機數十部，牲口數百頭，其他品甚多。

蔣匪部署更加混亂
兵源枯竭戰力低下

（新華社豫陝鄂前線十七日電）正當西綫告捷陳謝大軍……陝西門戶潼關之際，蔣匪七拚八湊，慌忙組成了第五兵團，十月一日，在東綫發動一「攻勢」，妄圖迫使潼池、洛寧，予胡以策應。不意重遭解放軍以突擊之勢……

如果說我軍西逼潼關挺進陝南，威懾了進入大關中西北解放軍的勝利，鄭縣國次東鎮的勝利，包圍洛陽，威脅鄭州，則使蔣匪支離破碎的中原戰場陣營，益加混亂，又一次證明了蔣匪戰略部署的拙劣與指揮的無能。至蔣匪兵源枯竭，更爲明顯，如僅次陷六十四旅的一個保安團，即由登封、伊川、嵩縣、洛陽等好幾縣的保安隊臨時湊成，故戰力極低，正如被我俘下武器的蔣軍六十四旅副旅長王文才所說：「根本不堪一擊」。據俘供：上月二十日蔣賊飛西安時，曾令胡宗南半月內打通洛潼路，現在第二個「半月」已快過去了，解放軍不僅始終控制洛陽潼關間鐵路綫五百二十里，且洛陽以東百餘里鐵路，也已轉爲我軍所掌握了。

陳謝大軍東綫勝利
完全粉碎蔣匪「攻勢」

（新華社豫陝鄂前線十六日電）東綫蔣匪第五兵團的所謂「攻勢」，已被我完全粉碎。九月九日，蔣匪第五兵團總指揮李鐵軍，親率整三師三個旅及一二四旅、十七旅等部，由洛陽向西南前進，然至九月底，尚徘徊於洛陽、嵩縣間，始終逃避我軍主力，但我仍先後予以數次打擊，毙俘敵一千五百八十餘人，且將十七旅五十一團擊潰，青年軍一旅一團亦受重創。此後，敵仍冒險沿洛（陽）盧（氏）公路西進，十月二日，敵萬餘人攜汽車四十餘輛，拖拖沓沓，進入洛寧空城，此時，突聞其六十四旅被我殲滅於鐵門，不待天明，敵整三師即倉皇逃至宜陽西南五十里之韓城鎮，但已立即陷入我軍重圍，該匪突圍十餘次，均被擊退，遺屍六百餘，被俘五十餘，僅因連日大雨，倖免全殲。九日，洛陽告急，該敵立即焚燬所攜汽車及輜重等，爭渡洛河，回援洛陽，我軍尾追至洛陽城下，蔣匪沿途丟盔棄甲，極盡狼狽。

，先敵兩日，一路將敵右翼六十四旅在鐵門鎮殲滅，一路則在伊陽附近將敵左翼十七旅五十一團擊潰，並予敵青年軍一旅一團重創。豫西蔣軍主力整三師（三個旅），兩萬臨汝，也被打得落花流水，抱頭鼠竄，敵整個部署從此被打亂，弄得手足無措，而所謂「攻勢」乃變成狼狽已極的潰逃。我軍乘勝追擊，旬日之內，下洛陽周圍之七城及數十村鎮，並曾衝入洛陽西關及大也兵場西宮。

懾於我軍大反攻威力
延安孤城匪心恐慌

（新華社西北十七日電）盤踞延安孤城的蔣胡匪軍，懾於解放軍大反攻的威力，軍心極爲恐慌，給養日趨困難。匪徒們近已將北門外的民房和「八路軍大禮堂」全部拆毀，以應修工事及燃料之急需，並在市郊山嶺，遍築工事，用以少數流動哨兵，僞縣保警成部隊。最近由延安逃出的來人說：「延安市南面蕭條，商客稀少，每當夜幕降臨，蔣匪即緊閉房門，不敢外出。」僞保甲會三車元令，向每保強索麥子一百至一百五十石，人民均堅決予以拒絕，但卻冒着生命危險，暗中支援游擊隊。某某兩村群衆連夜通過敵封鎖線，給游擊隊送銀。某村老農帶着兩個兒童，担着自己種的茄子、西紅柿、辣子、白菜、豆角和一千二百個鮮桃，冒過敵警戒綫，給去勞軍。某村婦女們做好軍鞋，交自己丈夫和兒子穿上，通過蔣軍的檢查，送給游擊隊。在群衆機智的掩護下，游擊隊屢出奇制勝，近又在延安東郊生擒蔣軍連長以下二十七名，繳獲機槍兩挺、長短槍十支。

我蘇北新華社記者評
淮漣阜三角地區勝利

（新華社蘇北分社十三日電）新華社記者評淮（安）漣（水）阜（寧）三角地區軍民於九月中下旬第三次粉碎蔣軍之大「掃蕩」稱：此次蔣軍「掃蕩」，是在解放軍大反攻面前的絕望掙扎，與今年一、二月首次及六月二次「掃蕩」性質完全不同。自八月解放鹽城（鹽城）大捷後，蘇北蔣後已由堅持轉入反攻新階段，蔣軍對此北接魯南，西臨津浦重要戰略地區之反攻，極爲驚恐，乃自述（陽）淮（陰）公路等重要防綫，東拚西湊一萬餘人，對淮漣阜間沿淤黃河兩岸作野蠻「掃蕩」，以期阻援解放軍之強大反攻。但蔣軍傾全力「掃蕩」一地區，亦僅及全蘇北八分之一而已。記者繼稱：六月間蔣軍兩次掃蕩，傾其全力打通淮（水）阜（寧）公路，佈置據點，以期久佔，此次則判出流竄搶劫，即宣佈亦既佔兩據，不敢久駐。最後，解放軍向敵兵力空虛之沭淮路發起攻擊，即控制該路八十里，迫使蔣軍回援，「掃蕩」即被我粉碎。記者又稱：此次掃蕩之另一特點，乃絕望掙扎，蔣軍士氣頹喪，戰鬥力空前低落，雖能集結萬人之衆，仍膽小如鼠，爬行如龜，……三十里，就走了三天，若稍遇不敢超過五里，駐莊子相距不及一里，即開槍，不敢動彈，……東濟蔣軍，夜間高燃汽油燈，照亮四野，藉以壯膽。此次蔣軍「掃蕩」，前後共二十天（九月十一至三十日），較之首次「掃蕩」一四十天，二次二十五天，約大爲縮減。反觀我軍民，則充滿勝利信心，一面抗擊敵人，一面仍繼續進行土地改革，僅計淮綿婦女三人即俘獲蔣軍一名，其他民兵與羣衆，俘獲蔣偽二十餘名之多。敵我形勢之變化，於此可見。

收復掖縣與鄄城戰果
驍傷俘蔣匪近五千

（新華社山東十七日電）收復掖縣戰鬥總結現已查清，計生俘蔣整八師獨立旅五團團長劉其凡（前報爲劉煥）、副團長楊子明，十九供應站上校站長孫以下二千二百六十名，驍傷其五百餘名，繳各種砲三十門，輕重機槍七十一挺，長短槍千三百餘支。現西至掖河（昌邑城東北六十里），東北至龍口，東南至萊陽，南至平度城之廣大鄉村，已無敵蹤。

（新華社前線十七日電）參加克復鄄城戰鬥之役，經最後查明，殲蔣軍整編六十八師一一九旅三五五團全部（前報殲其大部）及該旅直屬隊一部及一個輜重連，俘蔣軍副團長以下兩千餘名，驍傷其二百餘名。

鄄城起義蔣軍一個團
改編西北民主聯軍第三十六師
蔣記山東保安區一個排反蔣起義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七日電）上月十四日在魯西鄄城光榮起義之六十八師三五六團，現已在解放區軍民協助下，改編爲西北民主聯軍第三十六師，領導起義之前團長頭公幹榮任師長，該師日前正式成立，特通電全國聲討蔣賊，號召蔣軍舉行反內戰起義，打倒蔣介石，建立全國民主聯合政府。

（新華社魯中前線十七日電）盤據安邱、臨台間大平埠之蔣記山東保安第十團一營二連三排，舉行反蔣起義，在排長劉竹林率領下，全排廿五人攜輕機槍，湯姆式各二及步槍二十支，投奔解放軍。

大別山區建立民主政府
人民熱烈分糧分田
惡霸地頭蛇已落入人民法網

（新華社鄂豫皖前線十七日電）大別山區已建立了十七個愛國民主縣政府，人民在新政權領導下，正熱烈開展分糧分田和反奸復仇的鬥爭。綜合各地報導，截至本月初旬，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區建立民主縣政府的，計有黃安、光（山）、商（城）、潢川、固始、經扶、麻城、羅田、英山、岳西等十七個縣，各縣區鄉政府亦已成立，大批幹部已分配下鄉，發動羣衆。民主政府並協同解放軍清剿殘匪，將各地殘留之土劣惡霸，二十年來殘殺革命羣衆之地頭蛇，如經扶的黃古僧、商城的顧敬之等，已先後落入人民法網。在民主政府領導下，每一集會都在千人以上。九月中旬在光山召開的一次羣衆大會，到會男女竟六千人之多。幹部下鄉後，羣衆情緒高漲，紛紛揭發地主惡霸的罪行，並要求參加農會、紅軍，羣衆已普遍發動起來。九月底，麻城東北子店地區羣衆，在分胡之道、李德明等三家土豪的浮財時，胡之道本人正躲在附近十餘里之馬牙山威脅羣衆，但羣衆仍不加理睬，毅然在三天之內，將三家土豪的浮財分完。鄂東皖西各地羣衆收糧分浮財的鬥爭，正方興未艾，羣衆自動提出「秋收分糧，秋後分田」的行動口號。

蔣管區拾零

上海消息：靠自己之「請求」獲得國民黨省主席官位之宋子文，曾邀請前任主席羅卓英之「拆台」。羅「接受」一批省府及地方行政人員，使宋子文缺乏官吏，不能執行政務，而被迫延期舉行他的上任「典禮」。羅卓英爲陳誠系統人物，對宋子文奪取其職位，極不愉快。宋子文從上海帶了他的心腹人物，以便實行廣東行政之「改組」。

北平消息：陳誠在東北大批撤換原有人員，而代以自己的心腹。近又有三十名雜牌軍官以「通匪」罪被捕，兩名中將級及十名少將級的人物亦以同樣罪名被撤職。政學系首腦張羣九月下旬「視察」東北之行，據稱，與陳誠在東北之「清洗」有關。政學系熊式輝主東北時所安插下之幹部，首先遭到陳誠「清洗」一番。雲南省主席盧漢之所以堅決反對東北，又與東北雲南部隊與陳誠系矛盾有關，此種「清洗」已因陳誠之排擠盧漢部隊，而引起公開衝突。盧漢曾親赴東北，僞觀察東北雲南官兵情形。

息：據合衆社北平消息：前西北剿總特務組組長現任蔣記河北保安處長，孫連仲的部下，在蔣介石「清洗不忠實份子」的形勢下，又有三人被捕。特務警察總署長孫連仲的軍事法庭長，捕了他的同時被逮捕了孫連仲新派秘書長樂愛仁及省府參議員王北五（省議會），孫連仲對其部下被捕，仍保持緘默。

意共領袖托格里亞蒂 力斥戰爭販子集團 堅信民主與自由一定要勝利

（羅馬訊）本月初，意共領袖托格利亞蒂於意大利立憲議會辯論不信任投票議案時，發表演說稱：「現在世界上已興起了『兩個集團』，一個是和平的保衛者集團，另一個是戰爭販子集團。實行和平的政策，意味着反對戰爭販子。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這個戰爭集團，正以戰爭在恫嚇、軍事壓迫及偷襲，作爲他們政策的方法。我們要求組成一個民主政府，這個政府應執行維護意國獨立反對戰爭販子的政策，應當順利意大利加入現正爲歐洲以及全世界普遍和平而鬥爭的民主陣營。現在已經是成立這樣一個代表共和國一切民主力量的政策的時候了！」托氏當重指出：「不管這次投票如何，最後決定卻在於意大利人民，在數月內即將舉行的選舉中，就可宣佈這一決定。」托氏最後在談及最近各方對共產黨的誹謗中傷時，充滿信心地說：「我們對於我們的過去與將來，都充滿了自信，任何誹謗誣衊及謊言，都不能使我們動搖。我們要在意大利創造社會主義社會，並堅信我們努力在民主與社會主義的自由，一定要勝利。」

智利一萬八千礦工 要求增資實行大罷工 智政府竟誣陷南使節取悅美帝

（聖地牙哥訊）智利一萬八千礦工因要求增資而於四日實行大罷工，罷工開始就遭受政府之大逮捕與軍事鎮壓，但已堅持八日，威脅了智利發電廠用鐵路的煤源，工廠亦將關閉。智利政府已被迫實行燃料配給，並動用軍隊的燃料儲備。總統魏德拉於八日晚，竟發表號召之聲明，誣陷南斯拉夫駐智使館二人「指導智利共產黨的破壞活動」，予以驅逐出境，並誣稱「南斯共產黨受貝爾格萊德共產情報局之指揮」，已宣布與南斯拉夫及蘇[illegible]斯保羅城設立中心」，以此製造野蠻南國內民主運動之藉口，取悅美帝國主義（美官方人士九日公開稱讚智利政府之行動爲「勇敢」），並拉攏阿根廷與烏拉圭等國，掀起反人民的運動。但魏氏此種挑撥，已引起國內外之憤慨，南政府已於十一日宣佈與智利絕交，並指斥其受外國勢力的指揮，對南採取敵視態度。阿根廷共產黨十日發表聲明，表示憤慨，並「要求提出證據」。智利共產黨要求聯合國考慮智利自八日以來之形勢，並要求以知名之士，組織一委員會，以調查事實真象。

×　×　×

羅馬尼亞共產黨 決定與社民黨合併

（布加勒斯特訊）羅馬尼亞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已決定合併。兩黨中央政治局於九月二十七日發表之聯合公報稱：兩黨將籌組統一之工人黨，以完成羅馬尼亞工人階級之使命，在政治上、思想上及組織上強勵在擴大聯合全國各階層人民之團結。並宣言：「羅馬尼亞工人階級之民主。」半月以來，兩黨各級組織在全國各地召開聯席會議，一致擁護此項決議，並要求儘速實現。社會民主黨於十一日開幕之十八屆大會上，通過決議，授權該黨中央委員會，儘速與羅共中央協商合併事宜。各地工人大會對此舉均熱烈頌揚，社會民主黨機關報「自由報」撰文指出：「此不僅將得到世界之廣大反響，並可決定羅國社共兩黨之關係。」

九國共產黨代表會議消息 引起反動派恐慌叫囂

真理報觀察家稱：

（莫斯科訊）真理報觀察家十三日著論：九國共產黨代表會議的消息，得到全世界民主大衆的普遍歡呼，但卻引起了反動派與右派社會黨人的狂怒，在英美，在法國、土耳其，在澳洲與阿哥西班牙，都是資產階級報紙評論的一致基調，都是所謂「共產黨威脅」之類的挑撥而又恐慌的叫囂。戰爭販子們用盡一切，最後破壞聯合國的時候，便主張要與獨佔資本訂和約。國際合作和平民主的敵人都唱着陳腔濫調，竭力想把分裂的責任轉嫁到共產黨身上，但分裂的責任卻正是由於美國反動份子的行動，由於他們無情的新擴張行動與戰爭欲望所引起的。

法國工潮又起

（綜合報導）法國工潮又起。巴黎地下鐵道不屬總工會的司機一千二百五十人，於十一日宣佈罷工，要求增加工資百分之十一，地下火車百分之七十幾告停駛。罷工發動後，總工會籲請工人維持工作，總工會接受罷工者的要求，決定於十三日上午五時半實行地下鐵道工人總罷工。人道報報導：巴黎及其近郊一萬老年工人，於十二日齊集巴黎市府前示威，抗議物價高漲，要求增加養老金，內政部命令警察驅散示威者，但警察拒絕執行命令。法國東北部南錫地區布里亞煤田一萬二千礦工，於九日宣佈罷工，抗議拉馬第政府將食糧運往德國魯爾區及卡薩布蘭卡，魯爾區的工人亦舉行同情罷工。

斯大林 接見英國會代表團

（莫斯科訊）斯大林十四日在黑海濱接見英國工黨左翼人士齊里亞庫斯等組之國會代表團。齊氏等一行係應蘇聯最高蘇維埃之邀請，於七日抵莫斯科，連日曾訪問全蘇職工聯盟中央委員會、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等各機關，並曾於十三日下午往謁莫洛托夫。

更應該重視黨報的真實性

——給羣衆讀報散記——

李玉明

九月十六日的晚上，我們準備開以閭位的貧僱農小組會議，討論對大小地主的處理。天陰的連一顆星也沒有了，院裏漆黑，連路也看不見，但貧苦僱農們還是陸續的向會場走來，房子裏炕上、地下，坐下了十幾個人。炕上的人們緊緊地圍在燈旁，抽煙、拉閑話。人們很快到齊了，我就抽空給大家讀報。當讀了晉綏日報九月四日二版上的「一化形地主影存」，「吳家村發現的破存」和九月七日新聞同志的「吐苦水和挖窮根」，八月十三日二版上的「一醇臨大牛倆清理村合作社」等稿和消息後，大家都默默的笑着說：「這報紙真有意思。」隨後笑着向我說：「請你把報上登的比咱們還知道的清楚哩。」坐在地下的老漢們說：「咱們公家滿成老光，保存咱們個什麼，知道哪、知道了，怕咱們知道了什麼，三毛主席也齊知道了。」……

時候，他聽的聽的哈哈大笑了；說不出話來。影調年又插嘴說：「果報果然是真的，我以前還常常說「報影、報影」，人就是『報影子』哩。」……

、高紅、林中，肉小老漢們也齊登了報啦，真有這們又思。「再念再念。」從此可以看出，過去羣衆對黨報不相信，認爲報影影，但他們聽到真實新聞，就相信報紙，轉變了對報紙的看法。這說明我們的報紙，自反「客里空」以來，有了進步。因此，我想到要使羣衆相信報紙，必須首先克服我們在寫作上的「客里空」。我認識：各地的工作同志和記者通訊員同志，在寫稿的時候，應本着實事求是的精神，在羣衆中深入的採訪、調查。把稿子寫好後拿到羣衆中去讀，經過他們的審查，後再寄給報社。稿子登出來後，再拿回本村羣衆中大量宣讀，既可以考驗新聞的真假，走羣衆路線，繼續檢查「客里空」，又可以聯系與教育羣衆。



悼患難戰友孟二敦同志！

趙志鈞

六月二十三日夜半，敵人以一個營的兵力襲擊平地溝村時，不幸你一個人被敵堵迫在一個萬分不利的死角地帶，當你脫離無望，而臨絕境的時候，你以決心與氣概，打盡了你所有的手榴彈，和子彈，最後用徒手們舉中了您三彈，您乃以自己最後一顆子彈，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你自從去年七月離開家庭，參加到區公所以來，始終在最惡劣的環境中，和我在一起堅持敵後鬥爭。去年九月，你隨我和其他幾個同志，通過牛家口公路時，遭遇了敵人的伏擊，我和其他三四個同志都向公路東跑去，你當時爲了掩護我們脫險，很沉着的迎擊單人獨馬搶佔了距敵陣地一十公尺的王家高地，用手榴彈和步槍向敵陣地轟擊，使敵歸地狙鼠，向青村潰退後，你又越過公路以東找到我們，安全通過公路。去年十一月，白石溝突圍中，在數十里內，敵人三路交叉火力封鎖的突圍路程中，你由一個你變病的村莊突圍出來，邊走邊問著找我，後來終於找見我，和我緊緊的相偎着，沒有離開一步，在通過封鎖線路，敵人火力封鎖最嚴的危險地帶，你的眼睛緊緊的瞅着我，了傷，隨時準備在我負傷的情況下，你救我脫險，而你扛的二十斤麥子卻始終沒有扔掉。

去年嚴冬，你隨我深入到敵後，進行最艱苦的敵後鬥爭，在冰天雪地，在碉堡林立的環境中，我們曾經五六天不能入村，而且在連日風雪下，五六天見不到陽光，在這樣環境下，你表現的更加堅強，身上時常帶着四顆手榴彈，一支步槍，一支手槍，在每次行動中，你總是背三四顆手榴彈火線搶先在手指上，充當開路先鋒，隨時準備和敵人撕殺。夜間我在山谷裏休息時，你從不多說話，單人獨馬很機警的放過一切危險，奔馳到各地完成給予你的任務。

今年正月初七的晚上，突然接到一個情報，說敵工兵兩個「指導員」帶了一天倘未吃，正在各村迫令所有青年壯丁集中，你當時毅然身患感冒，一手槍兩支，好容易等到人從來暖食時，你忘記了饑餓和疾病，立即勒緊褲帶，向那兩個「指導員」一跟去追去，直追至距公路一里的牛家口村，將兩個「指導員」擊斃，敵人身上搜有鈔票、金戒指、手錶等，你帶回來，你甚也不愛，只把兩支手槍繳回，把救下的一批壯丁一個不缺的帶回，你在這立了人民武裝，粉碎敵在邊山抓壯丁的陰謀。

你在歡的數月來的敵後艱苦鬥爭中，你數十次經過自己的家門而不入。你出生在極貧苦的勞動人民家庭，自幼父母俱亡，流落在親戚家中，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當牧羊工人、雇工、推車、挑擔，受盡了地主階級的壓迫剝削和疾病災難，這些你都沒有忘記，並發揚了你勞動人民的高貴品格。

在艱苦的鬥爭中，我失去了你這個可貴的戰友，黨失去了你這樣一個青年的優秀黨員，悲痛深深地襲擊着我的心！但是，悲痛是沒有用的，我只有更堅決的對敵鬥爭，爲你復仇！